

玛
尼
石
藏
地
文
丛

色波 主编

智者_的沉默

短篇小说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玛尼石藏地文丛

色波 主编

智者的沉默

短篇小说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者的沉默:短篇小说卷/色波 主编.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2. 10
(玛尼石藏地文丛)

ISBN 7-5411-2156-8

I. 智... II. 色...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2369 号

选题策划:金 平 林文询 陈 维

责任编辑:陈 维

封面设计:周 明

版面设计:李 同

责任校对:伍登富

责任印制:龙小龙 喻 辉

玛尼石藏地文丛·短篇小说卷

智者的沉默

色 波 主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610012

发行部电话:(028)86666700

编辑部电话:(028)86662959

电子信箱:scwys@mail.sc.cninfo.net

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科技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0×1000mm 1/16 印张 27.125 插页 20 字数 316 千

2002年11月第一版 200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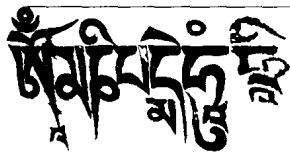
印数:1-4,000册

ISBN 7-5411-2156-8 / I·1830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87864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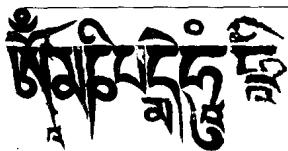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中国文学的观念大变革的前夜，一批才华横溢的内地青年在完成了必需的学业之后，纷纷告别家乡和亲人，一手攥着学位证书，一手拎着文学的梦想，满怀豪情却又小心翼翼地踏进了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迎接他们的不仅是纵横嵯峨的童山和广袤无垠的雪野，也不仅是特色纷呈的传统文化和浓郁芬芳的民族气息，还有一批尽管才初出茅庐、但却锋芒毕露的本地文学青年，一个活跃、平等的文学氛围。于是，在经由了短暂的融合重整之后，一支由藏族、本地汉族和八年援藏大学生组成的青年作者群凌空出世，几乎只是在刹那间，西藏文坛便风云际会、赫赫扬扬，终于以群体的方式打破了汉族地区文学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学之间的旧有格局。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西藏文学就此诞生，同时也意外地拉开了后来风靡全国的西藏文化热的序幕。

而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那些正在文学的朝圣路上苦苦寻觅的藏族青年也像是从中获得了信心，于四面八方迅疾崛起，与西藏文学遥相呼应。现代文学的长风在这片几乎占去中国版图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上尽情吹拂，彻底驱散了曾经顽固地盘踞在藏族作者心中自卑的乌云。或许是藏民族天生就具有非常的文学能力，或许是先前的作家给这些藏族青年们留下的空间格外充足，使他们有机会在掌握较为先进的文学技术的前提下，还能同时占有最为生动的客体描写和最有可能发生的虚构事件，那个时候，仿佛只要你伏案相迎，便注定会有一条文学的哈达向你飘然而至。当代藏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可就是这么一段值得特别称念和标榜的历史，这么一幕藏族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场景，却出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只存在于人们抽象的讲述和当事作者朦胧的回忆之中，当初的盛况越来越像是一种倏忽而至、又倏忽而逝的幻影。这种始终缺乏系统记录和整理的状况，不仅给国内外有意于藏地文化、尤其是藏族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诸多不便，也成了制约当代藏族文学进一步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玛尼石藏地文丛”这次辑录的《智者的沉默——短篇小说卷》《月光里的银匠——中篇小说卷》《前定的念珠——诗歌卷》和《你在何方行吟——散文卷》四部文学作品集，沿着当代藏族文学汉语写作的发展脉络，首次全方位地精选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藏及其他藏区共二十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作者的优秀之作。书中作者均系藏族，范围遍及我国藏语的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区。书中入选的，有些是作者在二十几岁时就写下的成名作，有些是曾经多次被国内外翻译转载的名篇，也有些是颇具潜质的新秀力作。

当代藏族文学的汉语写作，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就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藏族作者的集群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个时期重要的小说作者有降边嘉措、益西单增、意西泽仁、丹珠昂奔等，重要的诗歌作者有饶阶巴桑、伊丹才让、丹真贡布、格桑多杰等。尽管他们当中一些人至今仍然笔耕不辍，一些人在年龄上也与在选作者没有多大差别，这套丛书仍然未能将他们的作品收录其中。



这就是说，除时限外，在选作品至少还应具备以下两个能够辨别的重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表现在对待自己周围独特世界的态度上。这种态度的转变，立即使他们产生出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生活本身倒比眼下的文学更具虚构的色彩和魅力？继而他们发现，那些曾遭废弃的古老材料在经过最新的技术加工后其实可以获得新生。这样，藏地现实的神奇性与神奇的现实性这一客观存在，便成了他们共同的文学渊源。

第二个特征是：由于使用的是汉语写作，因此特别强调与汉文学的差异。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流写作中尤其如此，也是当代藏族文学汉语写作最终走向创新的直接原因。强调差异是一种意愿，而使用的毕竟就是汉语，这又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对这种意愿与事实之间的尖锐摩擦和激烈碰撞的清醒认识，重塑了当代藏族文学汉语写作新一代的品质。

给出共同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圈定一个鲜明的文学派别。恰恰相反，在当代纷繁的文学思潮的熏陶和驳杂的文学手段的作用下，在选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了几种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首先是侧重历史文化的符号性。由于鲜为人知的题材是其成功的前提，因此这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在面对世界文学时最容易被想到的方法。这类作品出现在新一代藏族文学形成的早期，但迄今为止仍然影响最大，也最为广大读者所承认。

其次是执意要与世界文学直接对话，认为只有这样做，民族的本质特征才有可能被真正体现。这类作品即便是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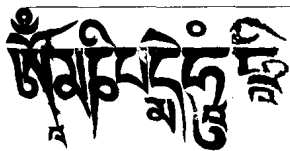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国内文学中，也具有相当锐利的先锋性质，一直是当代藏族文学中最受国外读者欢迎的一支，并逐渐为藏地读者所认识。在国内严肃文学缺乏美学企图地朝着传统全面回归的今天，这套丛书适当地将其选收进来，单从文本价值上讲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是将本民族的生活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这类作者多数生活在藏汉交界地区，其作品甚至在审美情趣和语言运用的习惯上，都明确表示要与汉文学保持一致，因此在国内读者中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第四，是崇尚自然写作。这类作者大都起步于更为晚近的年代，具有较强的母语意识和文学的自信。母语与写作语言之间时常出现的思维错位，是这类作品最为有趣的看点，也给编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总之，由于这是当代藏族文学汉语写作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面展示，编者不得不尽可能在选本内容上取精用宏，以使其同时具备阅读、研究和收藏三种价值，成为真正的藏地之书。由于藏族文学得天独厚的题材和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奇异景观本身就具备了热销读物中许多迷人的外表，编者希望广大的普通读者、文学作者和文学研究者通过这套丛书，一方面对当代藏族文学汉语写作的基本态势能够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和比较深入的了解，一方面还能够充分领略到藏民族活色生香的生活图景。

由于这套丛书的编选理念使然，无法将当代藏族作者的作品尽收其中；又由于不少藏区地广人稀、信息闭塞，尽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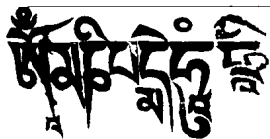


编者曾经长期在西藏从事文学写作和编辑工作，不仅本身就是这个时代藏族文学自始至终的实践者和见证人，而且出于工作关系，对藏区作者和作品情况一直非常关注并多有了解，编选中仍然难免挂一漏万，欠妥之处，还请作者和读者见谅。

为了方便读者，这套丛书一律按作者的年龄排序，每个作者均在其作品前附有照片、个人简介及简短的文学观，并在书后附上了藏、英两种文字的书目。

此书之成，承蒙各位入选作者的积极响应，还要念及四川文艺出版社对该选题的垂爱与支持，念及责任编辑陈维先生为将这套丛书打造成精品图书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艰辛劳动，念及曾智中先生的热情推荐和无私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2年9月于成都



序言 / 色波

索朗仁称 (1956 -)

黑河呓语 3

色波 (1956 -)

在这里上船 25

幻鸣 38

星期三的故事 45

八月是个好季节 54

诺布次仁 67

扎西达娃 (1959 -)

自由人契米 77

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 86

世纪之邀 110

智者的沉默 125

丧钟为谁而鸣 131

流放中的少爷 146

阿来 (1959 -)

阿古顿巴 157

野人 170

群蜂飞舞 185

欢乐行程 198

鱼 213

槐花 226

吉米平阶 (1962 -)

生命是在别处 239

秋天的童话 255

央珍 (1963 -)

无性别的神 277

索穷 (1965 -)

走天涯 293

九道班一夜 296

隧道 299

梅卓 (1966 -)

麝香 303

泽仁达娃 (1968 -)

雪域 323

成人以后 343

万玛才旦 (1969 -)

流浪歌手的梦 357

诱惑 372

格央 (1972 -)

一个老尼的自述 395



索朗仁称

索朗仁称，1956年生，四川阿坝州理县人。1970年初中毕业即参加工作，先后当过养路工、砖瓦工、农工、文学编辑。现居成都。

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次年即在《西藏文学》发表处女作，2001年出版长篇散文《生命长廊的神韵》。

人类在不断地创造故事，文学家理想化地运用这些故事，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人类潜意识中难以企及的需求。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黑河呓语

目光浑浊的老牧羊人在觉出自己必死的日子从草丛里拾了个弃婴，于是赖赖磨磨地又活了十来年，弃婴也吃羊奶裹羊皮长成经验丰富的放羊娃。以后风雨飘摇上百年，到了阿根这代已繁衍成近两百人的血缘家族。放羊娃活到九十九岁那年，装了满脑袋的梦幻，死了。

放羊娃是阿根的祖先。

每当阿根瞧见形如枯木的祖先半闭着眼，就明白老头子正竭尽全力拉近生命那端的日子。生命那端系着放羊老汉，一个邈邈非常龌龊非常的家伙，他给放羊娃讲过一束太阳的红光指引了他在一团格外青葱翠绿的草丛间捡到了赤裸的放羊娃；他说放羊娃是太阳的儿子，是太阳偷情养下的私生子，指使他这个牧羊老汉抚养。太阳是神，太阳的儿子，不管是亲生还是私生，总归也是神，到人间也是神，是神就会



有归位的时刻。所以九十九岁的放羊娃临死时说，抚养他的牧羊老汉讲不出自己的出处也讲不出群羊的归属，正说明牧羊老汉本身也是上天遣来专为抚养他放羊娃的。放羊娃还对儿孙们说他是归仙位，天上的音乐和凡世没有的馨香他都感受到了，大家应该替他庆幸。放羊娃闭上眼睛，经师摸他瘦骨嶙峋的胸膛内的蹦跹停息时，他竟然再次睁开眼皮，说了真正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常帮人杀羊的阿根他父亲说的：几百头羊任你杀，雪团样的贡波吉不能杀，要让它自己死。贡波吉是普度众生的意思，这名儿是放羊娃替它取下的。

贡波吉是只老头羊，浑身的毛长得像一团团打着旋子的云朵，雪白，没一杂质，即使在泥浆里滚过，它弓腰蹬腿一阵狠抖便会复原。贡波吉很老，羊群已轮番地更换了无数群，可它还是傲气十足的头羊。

九十九岁的祖先死了，贡波吉的精神状态遽然委靡。毛色渐渐浅灰，而且少了光泽。

阿根他母亲说这羊是怎么啦。阿根他父亲每天外出帮人宰羊，烧酒浇着羊肝羊肠塞满胃囊，然后醉醺醺地说贡波吉再也不能普度人的灵魂了，今晚我磨磨刀，明天就在它心脏上开个血红的口子。

阿根搔搔扎了发辫的头，说阿爸你忘了祖先说过让它自己慢慢死的话么。

父亲抿口热酒在膝盖上拍出闷响，说：阿根你球大的人，懂个卵！

母亲说：贡波吉是祖先的拐杖，这意思挺明白的。

阿根把窜到嘴唇的鼻涕吸溜回原途，翻翻白眼，喉咙里咕噜出自己也听不懂的声音。

“阿根，”父亲的声音夹杂隔夜的迷糊，“杀羊去。”

父亲伸个懒腰，摘下挂在帐篷中柱上的牛耳尖刀。

“杀羊？”阿根揉揉惺忪的眼。

“贡波吉，再挨下去，它那身皮子就废了。”父亲说，“祖先有在天之灵，他也会对临终那句话反悔的。走吧，你也该学着杀羊了，十八岁的男人，还没嗅过血腥味儿，没出息！”父亲扎腰带时狠狠地跺跺脚。

父亲拉开圈栏门，整群羊除贡波吉外都软下前膝跪伏在地，蓄满晶亮液体的眼睛都死死盯牢逆向晨光的父亲，父亲打了个寒噤，仍然伸出手顽固地捏住贡波吉的角。

贡波吉甩开了控制它的父亲，抖抖宽胸脯，像个极有涵养的绅士，缓移脚步，踱到杀羊用的木桩下，站立不动。

阿根傻呆了，瞧见父亲恶狠狠地把胳膊一捋，身子一纵骑到贡波吉颈背。

贡波吉一动不动，仅仅回头瞟了阿根一眼，目光温柔。阿根感到心在下沉。

父亲抽出了尖刀，向贡波吉颈窝处无声无息地刺了进去。

阿根腿肚子打颤，贡波吉最后瞧他的那眼中的温柔比哭泣还让人心寒。

父亲抽出刀来，血浆立即喷射，恰好，初升的太阳居然打出一束神奇的红光与喷射的血浆拉成直线，父亲一个劲儿地嚷好刺眼睛，这他妈的红光好刺眼睛。待红光消失，父亲从额上放下遮挡光亮的手臂，拖过一侧的阿根。无论怎么犟，阿根的拳头还是叫父亲戳进吐着血沫的刀口。父亲咬着牙关说：“沾沾血气，你杂种将来会神气的。”

父亲把死去的贡波吉倒吊在杀羊桩上，非常麻利地剥去皮子。他说贡波吉的皮子是他杀过的所有羊中最好的，幸好杀得及时，否则等它自己死掉时，皮子非糟蹋不可。



父亲剥下一个完整的皮筒子，他仔细鞣过后，用牛筋缝牢了底，制成坚韧无比的皮口袋。皮口袋给阿根用了。阿根是父亲惟一的儿子。

父亲在剔贡波吉的腿肉时滑了刀尖，而滑向一侧的刀尖又那么巧就挑断他左手的筋。这在父亲的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父亲的左手缩了筋，隔段日子，右手以及双脚也缩了筋。双眼也瞎了。父亲说，他最后见着的色彩是红光，跟那次杀贡波吉时血浆和太阳融成的红光一模一样。

父亲变成废人了，成废人的父亲竟有本事让母亲的肚皮再次鼓起来。后来母亲生下个男孩，生下来时就没气，接生的婆娘说是血水呛死了本该是阿根他弟弟的男婴。阿根于是始终占据着惟一的位置。

那年，阿根十九岁。

十九岁的阿根抱着尚未来得及啼哭一声的兄弟走向草房子的背阴处，当弟弟变成土堆耸立在眼前时，阿根轻声说：“是贡波吉在讨债了。”

阿根长成二十二岁的男子汉那年，父亲简直就缩成一团，睡熟时，常常学羊叫。阿根听了，觉得就是贡波吉复还。母亲脸上的阴云越堆越厚，终于忍不住了，她说：“真不该不听祖先的话。”父亲用缩成拳头的手捧起满碗的酒，仰脖子喝干后，歪倒睡去，稍顷，又是凄厉的羊叫。

放羊娃分支下来的亲戚们成天没事就来嘲笑阿根家，都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调侃。

气懵的阿根有那么一次往帐篷门当央一站，朝同样流动着放羊娃血液的男女吼道：“瞧着阿根吧，他会让他的鸡巴

种出像样的阿根家族！”

黑河的水不黑，入秋以后每天都是绿幽幽地蜿蜒。暴雨季节却常常是浊浪排空，呼啸轰鸣不已。黑河两岸的草很茂盛，进夏时有许多人家都把羊群牧往那里。

自贡波吉消失以来，阿根家的羊群非但没有兴旺过，而且逐年递减。到了阿根二十二岁那年，羊群剩下不足一百了。

阿根对父亲母亲说：“周围的草又浅又少，明天我就赶羊群朝黑河去。”

父亲沙哑着腔调说：“还有二十来天，才是往年人们赶羊群去黑河的季节。”

“我明天就赶羊群去。”阿根的语气倔犟，不容父母再议。

阿根骑着枣红色的马，赶羊群到了黑河边。他撑起帐篷铲尽帐篷内的草皮，铺好牛毛水毯，再到帐篷外掏了个浅坑，烧燃牛粪火，支上木架，到河边盛了一铜壶水，开始熬茶。阿根喝了糌粑茶，吃了烧牛肉，天就麻黄了。他有两条忠诚的牧羊狗，入夜就蜷伏在羊群周围，如有离群的单只羊，无论它们睡多熟，总会及时醒来即刻跃起追逐并将其归入群中。

夜沉瞌睡酣，阿根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梦，梦见老祖先跨着贡波吉在空旷的草滩上翻跟头，甚至梦见父亲吊在贡波吉的短尾巴上缩成一团猴相。阿根吧嗒着嘴正梦见一片恐怖的红光时，被一阵马嘶狗吠惊醒。他提上自己的叉子枪弯腰钻出帐篷。

“哦喏——哦喏——”星光下的远处有人呼唤。牧羊狗的